

余紀忠先生的遺愛

——從大禮堂說起

(彩色圖照刊第四、五頁)

● 喻 舫 居

(二〇〇二年五月，代表中大香港校友會在百年校慶校友聯誼大會上的發言稿)

重返四牌樓，經過林蔭道，進入大禮堂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多麼莊嚴、典雅、輝煌！我不禁回憶起一九四七、一九四八年間，曾經多次進出的這個地方，所見到的迥然不同的景象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母校中央大學從重慶復員回南京。那時學校的大禮堂蒙塵八年，已經殘舊不堪，和如今煥然一新、設備現代化的相比，真是不可以道里計。

在此時此地，我立即想到一個多月之前，以九十三歲高齡在台北辭世的老學長余紀忠先生，是他捐款美金一百多萬元給母校，全面整修大禮堂，並新建大圓環噴水池、圓頂彩色燈光照明，方才有如今這嶄新的面貌，使母校校徽上的標誌，增色生光。

之後，余紀忠先生更捐款美金七百萬美元，成立「華英學術基金會」，資助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長期的研究發展，進行國際學術交流。據我粗略估計，紀忠先生捐助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的金額，百分之六十是給兩岸三個母校（南京東南大學、南京大

學以及台灣的中央大學)。紀忠先生創辦的中國時報報業集團，擁有四種日晚報包括電子報、六種周刊期刊、一個大出版公司和數個文教公益基金。朝野尊崇，享譽國際。實際上他並非特別富厚，只是憑一顆愛世之心。

去年南京東南大學副校長吳介一教授率團訪問台灣，紀忠先生在家邀宴，親切交談如家人。那時他已重病在身，還經歷了多次大手術。他熱切表示：「只要健康允許，我會參加明年（即今二〇〇二年）的母校百年大慶」。言猶在耳，可惜離百年校慶只差一個多月，紀忠先生卻於四月九日溘然長逝。

我曾在余紀忠先生創辦的中國時報系追隨他工作二十多年，深知他的開闊心胸、宏遠志業、對社會的關懷和對母校的情義。他以耄耋高齡仍不惜跋涉之勞，兩度北上燕雲江南，並與南京母校師生晤敘講談，多所啟迪與期許。雖然「哲人日已遠」，而「典型在夙昔」。

剛才聽到資深望重又關懷母校的楚松秋學長的發言，提到兩岸母校交流互訪已舉辦了四次。我也清楚記得，開啟這種交流的第一次是由中央大學香港校友會發起，邀約兩岸三地校友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舉行，由校友香港大學校長王廣武出面，會長嚴作新、徐中吉兩兄盡心盡力籌備安排。由此開端，交往逐漸密切：第二、第四次在南京，第三次在台北。除了這次百年慶會，一、三兩次我都有幸恭逢盛會。

香港原有中央大學校友一百多人，頗多各界俊彥。還有外籍校友如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岡田，也熱心參加聚會，經常席開六七桌。其中教育家胡家健老師，是主持重慶中大復員南京，整建四牌樓、文昌街、丁家橋校舍的功臣；名學者如中文大學副校

長李卓敏等多位校友，都是熱心校友會的前輩。

如今中大香港校友人數已大減，或移民他去，或老成凋謝，或健康欠佳，現在只約十餘人。這次來參加百年校慶的香港校友只有徐中吉兄和我兩人。人雖少，心卻熱。

今天，在煥然一新的大禮堂舉行校友聯誼會，海內外學長雲集於此，真是群賢畢至，漪歎盛哉！大家久別重逢，緬懷當年青春歲月，互道別來情況，未免令我百感交集。

對於母校，我的感觸有三：

第一：中央大學時期，是全國著名的最大的一所大學。院系完備，名師如雲；學子景從，成績斐然；

第二：一九五二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，「中央大學」被切割分解，變成了「南京工學院」，忽然變小了。但是小而精，小而美，卓有聲譽；

第三：一九八八年復名東南大學以迄於今，再度發展壯實。南京幾所著名大學和學院自請與東南大學合併，從此又由小而大，由精而博，繼承了「中央大學」的傳統，前景可以預期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：六朝松歷經風霜依然屹立；本株華實傳布四方。衍生兄弟高校各領風騷，中央大學精神長在。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。

多謝百年來老師們的教化啟迪！多謝校友們對母校的鼎力支持！